

投稿邮箱:673454299@qq.com
电话:88585607

城里的月饼，月光记得

袁七曜



我总觉得，月亮能唤醒心底最柔软的记忆。那些被岁月珍藏的美好，总在有月色的夜晚悄然苏醒。譬如，当我在海边漫步，看到红红的月亮从海平面徐徐升起，我便会想起父亲在海边一把一把拉着纤绳，缓缓扳碇的模样。每当中秋佳节临近，我恍若又看到了皎月下父亲厚实的身影。

那年中秋节前几天，父亲要去县城开会，我吵闹着也要跟着去。父亲疼爱我，有些犹豫，似乎愿意带我进城。可母亲不同意。母亲说：“小孩好动，万一走丢了，或者被人拐走了怎么办？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父亲不再吭声。他想了想，对我说：“你还小，等稍微大点再带你进城。这样吧，爸爸中秋节那天开完会回家，顺便买一些‘城里的月饼’给你们尝尝。”既然父亲这么说了，我也只能点头。

父亲进城的那几天，我特别想念他。我想吃父亲从城里带回来的月饼——虽然城里的月光没有乡村的美。

中秋节那天，家家户户都提前准备过节。隔壁阿云的父亲是养鸭人，他家不但早早买了月饼，还杀了鸭子在炖鸭子芋艿。香气扑鼻，令人口水直流。另一个邻居在蒸水塔糕和米馒头，那氤氲的清香，宛如漫山云雾撩拨着我，急得我双脚直跳——因为我什么都没有准备。

母亲总是说：“月饼嘛，你们的父亲会从城里买回来；其他的算了，弄这弄那太麻烦。”

母亲是个极度节约的人，舍不得在自己身上花一分钱，所以家里的节日气氛也总淡淡的。但父亲不一样，在我们的央求下，他往往会不假思索地答应我们的请求。

月亮还没有升起，小伙伴们早就在炫耀手里的月饼了。他们轻轻扯开油亮的牛皮纸，津津有味地啃着芳香四溢的月饼。我盯着他们，馋得要死，却偏要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模样。我摸了摸嘴，小声嘟囔一句“有啥稀奇”，脚底却像生了根似的挪不动步，只盼着谁能大方地掰一小块递过来。可是，在那个生活拮据的年代，小伙伴们个个都是“馋癆坯”，根本没人会递月饼给我。我提高嗓门来了一句：“我爸爸马上就要到家了，从城里买回来的大月饼才叫好吃。”

我来来回回、跑进跑出已经十几趟了，村口还不见到父亲的身影。母亲偷笑，却又不失威严。她说：“先吃晚饭，等你爸爸到了再吃月饼。没人跟你争，最后都吃进自己肚里。”

我不想吃饭，只盼父亲的身影早点出现。我想用“城里的月饼”到小伙伴们面前显摆一下，馋馋他们，让他们垂涎欲滴。

可是，月亮已在东山之上，小伙伴们嘴里塞满月饼，吵嚷着在月下欢快奔跑。父亲还没有到家，我急得哭出了声。母亲也坐立不安，时不时探头望望路。月亮还在上升，皎洁、明澈，像父亲温情的面容。可父亲还是没有到家。小伙伴们玩疯玩累了，都回了各自的家。院外秋虫的鸣叫声细碎而密集，清脆而悠远。夜，已静了。

母亲劝了我几次，让我先去睡觉。我坚决不同意。我趴在桌上，深信父亲今夜肯定会回来——父亲是个信守诺言的人。

我趴在桌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晚上十点多，我被母亲唤醒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父亲站在我跟前。他浑身是汗，面色通红，眼里盈满温情，含着笑注视我。桌上，放着一袋油香诱人的月饼。

那一刻，我激动地站起来，紧紧抱着父亲的腿，欢快地说：“阿爸，终于等到你了。”父亲摸摸我的头，从布袋里掏出月饼塞给我。

原来，父亲在城里开完会，出来准备去买月饼时，有位熟人告诉他，有一家店的月饼味道特别好，但要多走十几分钟路。父亲算了算时间，觉得能赶上末班车，便赶了过去。结果那里买月饼的人络绎不绝，排起了长队。等父亲买到月饼，跑到汽车站，末班车已经开走。

这时候，父亲也急了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他想，若在城里住一夜，月饼送不到家不说，还影响明天干农活；如果走回家，估计需要五六个小时，可以赶在十二点之前到——这中秋，总算还能在家里过。

父亲决定先沿着公路走，再走山道、抄近路。父亲运气真好，一辆拖拉机路过，那个素不相识的拖拉机师傅捎了父亲一程。所以，父亲在月光最亮的时候赶到了家。

那晚，母亲也变得出奇地温柔。她端来捂在镬里的咸齋芋艿汤，又下厨炒黄豆给父亲当下酒菜，还破天荒允许父亲多喝两杯酒。我啃着父亲从城里带来的月饼，望着月下轻声闲聊的父母。月亮的清辉倾洒在院子里，静谧而温柔。

月挂中天，渐渐西斜，我们还没有睡……

四十多年过去了，父亲和母亲也离开了我们。但我还记得那个中秋夜，记得父亲和母亲在月下喁喁细语时含笑的神情，记得在岁月消逝中他们慢慢变老的身影。

我相信，月亮肯定也记得那个夜晚。

那年边关月

应杜孟

又到中秋月圆时。
一首《十五的月亮》，一曲《血染的风采》，总能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，把人拉回从前。今日落笔，距中秋还有数日，窗外的月亮一日圆过一日，那些藏在记忆深处的烽火岁月，便随着歌声一起涌上心头。从那年战地中秋走到今天，一晃已是四十二载。多少往事如烟散去，唯独1984年那个中秋之夜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这些天，我参加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组织的静态疗养。原以为不过是散散心、养养身，没想到一场军旅分享会，竟把几十年的光阴一下子唱了回来。二十几名老兵按捺不住胸中激情，站起来唱起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，又唱起那首当年风靡全国的《十五的月亮》。歌声一起，满座哗然。后来才知道，唱歌的几人都是参战老兵。那一刻，窗外桂花香隐隐约约，我的思绪却早已飞回西南边陲的那片群山。

那年七月，我随部队赶赴西南边陲。边陲重镇，山高林密，空气中常年弥漫着潮湿的雾气。到了九月，中秋将近，阵地上却闻不到一丝节日的味道。硝烟未散，月色朦胧，秋意渐浓——可我们山顶的那轮月亮，照着的不只是家园的炊烟，而是连绵的群山和冰冷的工事。

硝烟常从山坳里骤然卷起，弹雨擦着工事飞过，炮声震得群山发颤。哪里有什么“明月清风”？钢架房、猫耳洞，才是我们真实的栖身之所。猫耳洞里闷热潮湿，蜷着身子连腿都伸不直；钢架房夏不蔽暑、冬不御寒，一发炮弹落下，震得人耳鼻出血。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，将士们铁骨铮铮，浴血冲锋。面对生与死、血与火，没有人退缩，大家都把牺牲视为光荣。

那年中秋的月亮，其实格外亮，只是我们无暇抬头。阵地上分到了慰问前线官兵的定制月饼，大家你推我让，谁也没舍得咬一口。有的战位正在执行任务，连看一眼月饼的工夫都没有；有的战友说，留着吧，等打完仗，回去跟家人一起赏月时再吃。可谁都知道，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未必能兑现的约定。那一夜，有人

月饼藏着人间圆满

葛卫永

每逢佳节倍思亲，月到中秋分外明。在宁波生活多年，每当中秋月圆，总会想起“月饼”这枚中秋信物，记起与它那质朴而深刻的初遇。

1984年秋，读小学的我，趁中秋放假随奶奶进城，到姑姑家过节。初入小城，街巷烟火升腾，热闹非凡。沿街小店的刀削面、棉花糖诱人极了，处处洋溢着鲜活的市井气息。逛累了，我和表哥坐在冷饮店的吊扇下喝橘子汽水、嬉笑打闹。店主见两个孩子玩得开心，便送了我们每人一块月饼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老式月饼并无精致包装，牛皮纸外包装微微泛着油光，未拆开便能闻到醇厚饼香。饼身扎实，椒盐咸香、豆沙绵软、芝麻醇香，都是地道的老味道。彼时月饼也多为筒装，十枚一筒，售价仅七八角，却是寻常人家中秋佳节里难得的“珍味”。

当晚月色皎洁，姑姑拿出椒盐月饼分给我们。我们坐在葡萄树下，就着清风明月小口品尝，舍不得匆匆吃完。奶奶坐在一旁，借着月色娓娓讲述古老的传说。月下听故事、品月饼、话家常，成了我童年最温暖的中秋色调。夜色渐深，城外江风习习，机帆船驶过江面，打碎水中圆月；远处夜市灯火璀璨，烟火与月色相融，衬得中秋夜色格外温柔。

也正是从这一枚小小的月饼里，我读懂了，它不只是一块中秋点心，更是沉淀千年的文化载体。
民间相传，月饼最早叫“胡饼”。有一年中秋之夜，唐玄宗李

在猫耳洞里写下遗书，有人望着后方默默抽完一支烟，有人轻声哼起《十五的月亮》，哼着哼着就没了声音。

“最可爱的人”——这个从抗美援朝年代延续下来的称呼，是那个年代对军人的最高褒奖。可我们自己心里清楚，哪有什么天生的英雄，不过是一群年轻人，在特定的时刻，选择把国家和人民挡在身后。千般苦，万般情，戎马半生，那段日子虽然苦，却也把一颗心淬炼得格外通透。

四十二年过去了，记忆深处仍透着那抹绿。那抹绿，是军装的颜色，是阵地上野草的颜色，更是青春与热血的颜色。如今脱下军装多年，梦里却时常回到那片边陲的山，回到那个没有团圆、却有着最纯粹信仰的中秋夜。留得一颗心、三更梦，便从容向前行；日子虽然平凡，脚步却从未犹疑。

此刻距中秋还有几日，月正一日日转亮，人已两鬓微霜。当年守在边关的战友，有的永远留在了那片土地，有的天各一方从未谋面。可每到这样月渐圆的夜晚，总觉得那轮明月里，还映着四十二年前边陲的群山，映着猫耳洞外寂静的星空，映着我们年轻时的模样。

从战火中走来的人，最懂得和平的分量；曾用生命守护山河的人，最懂得家国的意义。我们这一代参战老兵，年轻时把青春交给了边关，中年时把汗水洒在各自岗位，如今老了，心里装的仍是那句“只盼中华早复兴”。这不是口号，是刻进骨子里的执念——因为我们曾用生命守护过这片土地，所以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万家灯火的安宁；因为我们亲历过战场的残酷，所以比任何人都盼望她真正强大起来。

眼看着中秋一日日近了，万家灯火已在眼前铺展。风从浙东江边吹过，桂香漫进窗来，和四十二年前边关山头上的风，终于在同一个渐圆的月夜，接住了同一轮明月。而我们这些老兵，只要能唱起那首歌，只要还记得那年边关的月亮，便不算老去。因为那颗心，始终在岁月深处，鲜红地跳动。

隆基与杨贵妃在宫中赏月，食用从西域传入的“胡饼”。唐玄宗嫌“胡饼”之名不够雅致，杨贵妃仰望天上皎洁的圆月，见手中饼状如明月，便提议改称为“月饼”。唐玄宗欣然应允，从此“月饼”之名便在民间逐渐流传开来。这个浪漫传说流传千年，让月饼多了一层宫廷月色的诗意。而最具诗情画意的，当属苏轼的名句“小饼如嚼月，中有酥与饴。”寥寥十字，写出饼似圆月、酥甜内馅的特征，把食饼赏月的意境写活了。

古人中秋拜月，以圆饼敬献月神，祈愿风调雨顺、阖家安泰；至宋代，民间赏月食饼的习俗盛行，月饼正式走入市井寻常生活；到了现代，以圆喻月、以饼寄团圆的寓意彻底扎根民间，代代相传。

正是这份美好的寓意，千百年来，世人还借月饼抒怀寄情。游子千里望月，一口饼香，寄乡思、慰心灵；也借饼咏佳节，以月圆饼圆，叹山河无恙、人间团圆。

宁波临江滨海，中秋赏月食饼的习俗也由来已久。每逢中秋，全城街巷市集摆满各式各样的月饼，苏式、广式不一而足。与此同时，各社区的中秋市集，也常以手工制饼、月饼品鉴为特色，吸引居民参与其中，让传统习俗代代传承。

四十载岁月流转，月饼的样式、口味几经更迭，但中秋的真意从未改变。回望1984年的那轮明月、那枚朴素月饼，月光依旧澄澈温暖。岁岁月圆，年年饼香，方寸月饼，承载千年文脉，藏着人间最珍贵的圆满！